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二

起屠維協洽盡元  
默掩茂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十八年春正月癸酉朔不御殿 壬午巡按直隸御史尙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爲蘇松常鎮要害請以蘇松參將移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滙川沙諸處常鎮參將移駐陽舍督守圖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議從之維持又言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有專官宜各設千戶所

一員及注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部議四城設守禦所必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請下撫按官議之報可 甲午嚴嵩以八十詔苑

直出入乘肩輿支伯爵祿嵩疏辭前兼支二俸許之兵部請如靖遠伯王驥例歲支祿米一千二百石 是月

胡宗憲以倭患未弭請募山東民兵三千分駐蘇松常鎮防守部議從之 寇犯甘肅山丹衛千戶謝天賚指

揮王卿劉繼忠百戶黃堂等死之 二月庚午錫林阿

婁巴圖爾等

婁巴圖爾即老把都兒譯見前

擁衆數萬謀大舉初屯會

州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

數易流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 三月己卯掠遷

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詔巡按巡關御史

勘寇所從入及諸臣失事狀于是御史王漸方輅等交

章劾忬言寇屯集會州垂涎薊鎮爲日已久屢詔督撫

增兵應援而忬等倉皇失策以致敵深入內地荼毒生

靈飽騰而去上怒褫總兵歐陽安等職下按臣逮問忬

坐奪俸

致異明史本紀書把都兒鞬鞞傳並書錫林阿三編同實錄統系之三月原奏稱錫林阿與妻

巴圖爾謀犯會州蓋東西二寇並舉也今依三編並書之

庚寅賜丁士美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癸巳倭犯浙東之象山海道副使譚

綸敗之于馬岡斬首七十七級 甲午逮總兵官俞大

猷至京師初柯梅倭之出海胡宗憲實陰縱之大猷在浙前後殺倭四五千賊幾盡而官軍圍之一年宗憲不督諸將邀擊及倭出舟山駕帆南泛泊于福建之浯嶼閩人謂宗憲實嫁禍焉于是御史李瑚劾宗憲三大罪瑚與大猷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洩之乃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遂有是逮陞協守浙直副總兵盧鏗代之 戊戌以旱親禱雨于雷殿辛丑雨百官皆表賀 是月倭犯崇明泊舟于三沙登岸肆劫 夏四月壬寅復有倭舟數百艘轉掠江北 丙午福建浯嶼之倭自去冬出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遂攻福甯州經旬不克至是移

攻福安縣破之時廣東亦有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于是福漳泉諸州縣無不被倭者 丁未江北倭自南沙登岸犯通州副總兵鄧城敗績指揮張谷死之 辛亥總兵盧鏜敗崇明之倭于三沙 甲寅福建倭攻福州不克遂圍之 庚申巡撫鳳陽都御史李遂討江北倭大敗之先是犯通州之倭退駐白滿鎮海道副使劉景韶與戰于如臯大敗之會復有數百艘寇海門遂語諸將曰賊趨如臯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通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廣灣則絕地也乃命景韶及

游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當其衝時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亟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于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于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于姚家蕩會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皆以兵來援賊大敗以餘衆退保窟灣凡前後斬首四百七十餘級焚死者二百七十餘人

攷異據實

錄所記言劉景韶所破乃通州白蒲鎮之倭而窟灣之倭又一隊也據明史李遂傳則通州海門兩處之倭並致之于窟灣而大敗之實錄所載皆據臨時奏報不詳其所從入與所從出之路今據李遂本傳書之

丙寅副使劉景韶敗倭于印莊賊之保窟灣也其餘衆

復有遁入印莊者景韶乘勝追擊于新洲及新河口賊  
敗遁入民家我兵以火攻之凡前後斬首三百餘級餘  
悉焚死無一人得脫者惟厝灣之賊據險固守不出官  
兵水陸環其四面攻之 五月壬申浯嶼之倭結劇賊  
洪澤珍等棲泊海山水陸分擾巡撫福建王詢率兵擊  
敗之以捷聞時胡宗憲及巡按御史周斯盛亦以浙東  
之捷馳報兵部覆言自倭患以來廷議增設總督總兵  
等官其于選將練兵徵調轉餉諸凡經畧詳且盡矣而  
未收全效如舟山之賊勦遂殆盡將謂無遺孽矣而春  
汛一臨羣然四集新舊之倭無慮數萬豈盡皆島夷哉



實沿海頑民互相構結或盤踞近地或潛泊海洋方其煽亂則謂之來及其少熄遂謂之去乘其稍挫便謂之捷及其他往因謂之安如此不已恐徵調日煩催科日擾將致生他變請敕宗憲等仰思重寄共矢遠猷嚴督水陸官兵刻期掃蕩毋徒紆目前之急必潛消意外之虞可也上深然之 戊寅福建倭圍福州且一月不克乃解圍去倭屯浯嶼且經年至是出洋而毛海峯者復移衆聚南澳建屋而居 辛巳巡按御史方輅復劾總督薊遼王忬調度無方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錦衣官校逮忬及中軍游擊張倫至京師 壬午倭陷福建之

永福縣 己丑三沙倭連艘出海官兵邀擊斬首百餘級賜胡宗憲唐順之銀幣 甲午副使劉景韶破厝灣倭平之倭被圍日久官兵亦困乏巡撫李遂集水陸攻之百計挑戰終不出景韶乃督卒填濠塹夷樹木又令水兵載葦焚其舟賊爭救舟乃撤其所營西街墻屋賊移營東街致死拒我殺傷相當景韶約以二十四日水陸夾擊是夜雨倭遁入舟我兵追奔至蝦子港頗有斬獲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于是江北倭盡平 是月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至京師下鎮撫拷訊刑部論忬戍邊上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者願得附

輕典邪改論斬初嚴嵩屢構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于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于嵩父子楊繼盛下吏受杖世貞時在刑曹進湯藥其妻訟夫免復爲代草旣死經紀其喪于是嵩父子益銜之至是以灤河之敗遂得行其計方輅之劾忬乃嵩黨鄒懋卿以嵩意屬草授之也忬旣繫獄待決世貞解官奔赴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爲設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頽乞救諸貴人畏嵩不敢言明年忬竟死西市

攷異此据明史

忬傳參世貞傳書之而野史所記謂嚴世蕃嘗求古壘于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有往來世貞家者密以告

世蕃乃益恨云云意卽傳中所謂嚴氏客以瑛事搆于嵩者是也明史三編皆刪其語今附識于此 六

月乙巳錫林阿犯大同宏賜鎮川等堡轉掠宣府東西

二城駐內地決旬會久雨乃引去攷異實錄系之七月原奏稱六月五日至

十七日出邊乙巳卽六月初五日也又云十七日出邊與韃靼傳合今從之 是月戶部尙

書賈應春以疾請致仕許之改南京戶部尙書馬坤代

焉 秋七月庚午始令倉場侍郎每兩月具報太倉出

納之數以聞從巡視給事中之議也 癸酉太白晝見

辛巳南京地震 戊子詔發通倉米一萬石太倉銀

二萬兩分振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等州縣之被寇者

先是巡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復會南京御史李瑚劾胡

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掩敗飾功狀詔下查盤科道  
官羅嘉賓龐尙鵬等從實覈報至是嘉賓等奏覆三十  
六年以後禦倭功罪而獨劾宗憲爲奸邪巨蠹欺君誤  
國之尤者因稱柯梅之倭自焚舟廠全浙所共知也乃  
稱官兵攻勦以飾其玩寇之愆溫台被創生靈荼毒人  
心所共傷也乃稱斬獲數多以掩其殃民之罪擁勁兵  
以自衛惡聞警報之宵傳罪將領以交奸專冀本兵之  
內召廉恥掃地沈湎喪心捧觴拜舞于軍前而伏地謹  
呼讚趙文華爲島夷之帝攜妓酣歌于堂上而迎春宴  
客視總督府爲裸劇之場萬金投欸權門而醉發狂言

畢露其彌縫之巧千里追回章疏而旋更情節不顧其  
煎罔之私賄黷因仍征輸繁急夷情漏洩致啟軍門倭  
主之謠邊餉侵漁遂有總督銀山之號招藝流而餒養  
盈庭皆狗鼠之雄假贊畫爲利謀入幕悉衣冠之盜此  
一臣者宜寘之重辟以彰天討之公用洩人心之憤者  
也疏入上以宗憲有功卒不問 是月崇明三沙之倭  
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金沙西亭等處  
將犯揚州海道副使劉景韶督參將卍陞等併力禦之  
戰于鄧家莊斬首六十九級賊敗走仲家園我兵縱火  
急攻斬首二百八十餘級陞輕騎追賊賊覘無後繼盡

銳來衝陞馬蹶遂遇害陞山西驍將是年江北之捷率  
陞爲前鋒屬以屢勝輕敵致敗胡宗憲奏其身經百戰  
屢立奇功臨難奮勇不惜捐軀若概從陣亾之科實有  
未盡之論請厚加贈恤以慰忠魂詔贈陞都督同知世  
襲指揮僉事立祠死所春秋祀之 倭自閩流入温州  
出掠平陽泰順等處泰順生員林田督義師擊賊不克  
死之 八月己未江北倭自鄧莊之敗沿海覓舟不得  
我兵追之急會雨賊奔入劉家庄官軍四面圍之時胡  
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以銳卒千餘赴援巡撫李遂  
乃檄顯盡護江北軍悉聽節制顯刻期進兵率所部先

登各營繼進自辰至酉賊巢始破追至白駒場前後斬首六百有奇賊遂殄而遂謂賊由三沙來爲顯及盧鏜罪坐停俸其後應天巡撫翁大立薦顯驍勇請久任詔可之 甲子振遼東饑時巡撫侯汝亮言遼左濱海水陸險阻往時雖罹災害或止數城或僅數月未有全鎮被災三歲不登如今日者臣春初被命入境見其菴無炊烟野多暴骨蕭條慘楚問之則云去年凶饑斗米至銀八錢母棄生兒父食死子父老相傳咸謂百年來未有之災於時布種入土遺民盼盼方望有秋乃夏秋之交淫雨田蟲交作今西成在候斗米猶至七錢冬春不



知作何狀矣乞大出內幣金錢以拯阽危疏入詔戶部  
卽發太倉銀六萬兩差御史一員亟往召糴設法輪運  
務濟百姓之急歲終仍給發牛具銀五萬兩以備來春  
布種 是月諸達犯土木游擊董國忠等死之 九月  
己巳以通政使唐順之爲僉都御史巡撫鳳陽時李遂  
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之初順之視師浙直力言  
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若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  
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  
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  
斬馘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

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擊賊于厝灣不能克復回援三沙盛暑居海舟兩月得疾及受遂之代趣渡江則賊已爲遂等所滅條上海防善後事宜踰年力疾巡視海洋還至通州而卒順之博通載籍善爲古文生平苦節自勵又問良知之說于王陽明弟子王畿頗多所自得惟晚以趙文華薦驟躋通顯聞望由此漸損云 乙亥免河南被災稅糧 是月諳達復犯宣府洗馬林詔總督楊博嚴備關南 冬十月戊戌免順天河間保定永平等府及大同鎮被災稅糧 甲辰免南畿蘇松等府被災稅糧仍行有司振之 丙午免浙江杭嘉湖及金華

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總督浙直胡宗憲請定列死事諸臣爲三等有功而又能死事者爲一等雖無功而能忠于所事者次之勤無可錄而事適不幸者又次之其或失機僨事雖身故仍須追奪官蔭部議從之 召兵部尙書楊博還管部事時嚴嵩雅不善博秋防屢竣不召至是廷臣復以爲請鄭曉言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兵部則九邊俱安遂召之 十一月辛巳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攝行 初蘇州自倭寇興招集武勇以爲義兵市中惡少起應之後遂羣聚剽劫有打行紫火諸團名武斷坊廂間巡撫應天翁大立至稍稍禁戢之諸

惡少咸懼乃于是月大立攜孥至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劫獄囚鼓譟攻都察院劈門入大立率妻子踰牆逃出諸惡乃縱火焚公廨及大立所奉敕諭符驗旗牌一時俱毀復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敗却之諸惡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官司遣兵分路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餘人事聞詔大立尅期殄滅以靖地方府縣以下俱付按臣逮問先是山西以寇患亦募壯勇三千設分守太原參將一人領之高鵬時任參將馭下頗嚴遂有惡黨李廷甫趙鸞等以是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衆

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劫獄中都指揮畢  
文欲奉以作亂文不從遂殺文大掠城中聞官兵漸集  
始由西門逸去指揮鄭印勒兵追捕僅獲鸞廷甫下獄  
其衆皆逃入北寇所居板升中

板升語見三十四年

大爲邊患時

守臣姑以一二塞責餘俱不能問也 十二月以冬深

無雪上親禱于內殿辛丑雪廷臣表賀 乙巳贈故蘇

松參政任環光祿卿敕有司建祠蘇州祀之環志在平

倭衣服皆自識其姓名誓必死倭猝犯蘇諸城皆閉鄉

民被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劍開門納之全活以

數萬計蘇人德之後以母喪守制遂不起至是因給事

中徐師曾之請特贈官秩祀以報其功 乙丑詔行海  
運轉粟入遼東初宏治間金龍口決有議復海運者朝  
議弗是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阻言海運  
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  
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  
上以海道迂遠却其議至是遼東巡撫侯汝諒以遼東  
大饑議開山東之登萊直隸之天津二海道轉粟入遼  
陽因勘上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  
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花桑花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  
泊請勦支該鎮振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約每舟可

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發至天津通河等處戶部議  
覆從之其登萊海道仍俟徐議勘行 是冬寇犯遼陽  
游擊賈冕死之 是歲致仕翰林院待詔文徵明卒徵  
明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于吳寬學書于李應楨  
學畫于沈周皆父友也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輩相  
切劘名日益著其爲人和而介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  
所衣藍衫謂曰敝至此邪徵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諫  
竟不敢言遺金事甯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  
不赴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  
吏部試奏授翰林院待詔上踐阼預修武宗實錄侍經

筵歲時頒賜與諸詞臣齒而是時專尙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乞歸先是徵明父林知温州府識張璉諸生中璉旣得勢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清召入輔政徵明見獨後一清亟謂日子不知乃翁與我友邪徵明正色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璉謀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于道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諸王以寶玩爲贈不啟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徧天



下門下士賈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至是卒年九十

攷異

徵明事不見實錄其卒也明史文苑傳中特書于嘉靖三十八年今據之

三十九年春正月丁卯朔不御殿 丙戌諸達犯宣府

副總兵馬芳擊却之 庚寅太白晝見三日 辛卯盜

百餘人夜入揚州之泰興縣劫庫殺人守臣以聞時江

南禦倭所募水兵多游手少年烏合之衆及事甯散遣

無所歸流落江湖間遂相聚爲盜云 二月癸卯更定

浙東守巡官信地以台金嚴爲一道文官則以分巡甯

紹僉事改爲台州分巡兼管三府兵備武官則添設參

將一員以甯紹爲一道其原設甯紹台兵備副使及參

將俱令止領甯紹二府以溫處衢爲一道其原設溫處  
兵備副使令兼領衢州從總督胡宗憲議也 甲辰諭  
禽海賊汪直功兵部尙書楊博等會廷臣議言自直等  
煽亂朝廷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討賊而宗憲卒  
以計禽之功實非常賞宜從重詔加宗憲太子太保左  
都御史其餘如原任總兵俞大猷許除罪錄用副總兵  
盧鏜參將戚繼光及蔣洲陳可願等各陞賞有差繼光  
初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甯紹台三郡  
從俞大猷圍岑港倭人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  
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

通番方按問旋以論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至浙見衛所軍不習戰而義烏金華俗稱慄悍請  
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  
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  
步代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由是戚  
家軍名聞天下 丁巳南京振武營軍變振武營者南  
京尙書張荃募健兒以禦倭寇者也素驕悍舊制南軍  
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  
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而督儲侍郎黃懋  
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

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于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復踰期諸軍大怒遂以都肄日殺懋官裸尸於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攷異南京兵亂請書系之三月

據奏報也本紀書于二月丁巳證之實錄卽倡亂之本日原奏稱以二月都肄日鼓譟殺懋官者是也今據之

下前中允郭希顏于獄希顏以失職家居鬱鬱不樂時二王竝處京師上久不建儲外議紛紛謂嚴嵩有窺異易次意希顏乃上安儲疏中有建帝立儲語上怒曰

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命禮部會科道官集議于是禮  
科給事中藍璧等擬以妖言律論斬詔所在巡按官捕  
希顏就地處決仍傳首四方梟示希顏初倡立四親庶  
議爲公論所誣及旣罷猶爭之至再上輒優容之至是  
欲以危言動上遂得禍論者以爲陰譴云致異希顏上  
安儲疏見從  
信錄而昭代典則全載其疏文據實錄也疏凡千餘言  
語多荒謬不足錄至實錄謂希顏密遣人揭帖京師言  
嚴嵩謀害裕王已乃上疏云云此似嵩構之迷入爰書  
中今刪去第據昭代典則書之明史但載希顏請立四  
親庶爲廷議所絀而于建言諸臣不及希顏一字實錄  
謂其因廢奔思建奇功論者謂祖宗神靈陰藉其口而  
降之罰而後世乃追議卽錄濫矣  
此爲定讞今悉據實錄中語書之

府饑發通倉米二萬五千石振之 倭寇六千餘人流

叔廣東之潮州廷議以閩廣二省竝鄰南海其寇粵也  
率以閩人爲鄉導請敕福建撫臣會勦從之 三月丙  
子以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兩淮兩浙長蘆河東鹽政  
舊制分遣主事督理鹽課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  
上以鹽法久弛須力加整頓戶部請如先年耿九疇王  
瓊等例遣重臣一人理之乃以懋卿總治其事蓋嚴嵩  
薦之也懋卿至驟增鹽課至一百餘萬所至驛驛效異明史  
奸臣傳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及懋卿增至一百  
萬懋卿去巡鹽御史徐燠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  
額云云據此則兩淮鹽舊額六十萬懋卿驟增四十餘  
萬故三編目中據而言之然此但指兩淮所增而明史  
食貨志言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數幾二百萬是除舊  
額外所增一百餘萬矣今參食貨志及奸臣傳書之

戊寅南京御史林潤奏劾國子監祭酒沈坤居鄉橫  
暴狀初坤以南祭酒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坤居淮安  
新城募民保守遠近爭依之坤以軍法勒其衆有犯令  
者榜笞不少貸遂不能無怨恨有給事中胡應嘉宗族  
與諸生中一二人素與坤有隙因播謠言構之于潤遂  
被逮下獄拷訊無左驗坤竟死獄中 癸未大同總兵

劉漢敗北寇于灰河時寇聚衆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

乘虛襲破其巢寇自是稍徙其幕云

攷異明史本紀劉漢襲破兀慎于灰

河兀慎蓋亦諳達之別部也三編概以諳達書之今但書北寇而兀慎之譯無攷

丁亥寇復

以五萬餘騎攻陷遼東廣甯中前所殺守所千百戶武

守爵黃廷勛掠二百餘人戊子犯一片石等關

攷異明史本紀

作打來孫

是月南京科道官劉行素趙時春等言諸軍激

變始于馬坤之議減折色詔罷坤黜爲民以兵部侍郎

江東陞任戶部尙書代之 巡撫遼東侯汝諒復請開

登萊海道詔弛海禁令山東遼海居民各自具舟赴官

告給文引往來貿易不得取稅仍令所司譏察非常以

扼島夷內入之路 夏四月罷刑部尙書鄭曉令閒住

初曉任吏部歷考功郎中會夏言罷相上惡言官不糾

劾詔考察去留時大學士嚴嵩欲因以去其所不悅者

而曉去喬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銜之後以爭趙文



華調考功及高子世蕃遷尙寶丞益忤嵩遂以事貶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侍郎歷兵部吏部右都御史擢至刑部尙書嵩勢益熾曉雖不善嵩而其時大獄所寘輕重典皆出嵩意曉遂不能執持故事在京軍民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勘諸司有應鞠者亦專送法司無自決遣者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請循故事報許于是刑部聞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凡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聞遂率侍郎趙大祐傅頤守故事爭之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

上曉疏辨高遂激上怒切責曉落職兩侍郎亦貶二秩  
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爲權貴所扼不能行  
其志然亦卒不能爭也隆慶初始追贈謚端簡 改戶  
部尚書江東于南京以戶部倉場侍郎高燿陞任代之  
五月甲戌四川東川阿堂作亂初東川土官知府祿  
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有營長阿得革頗擅權謀  
奪其官因先求烝安氏不得乃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  
爲土官所殺得革子堂奔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  
東川囚安氏奪其印貴州宣慰安萬銓故與祿氏姻連  
乃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聚攜幼子奔霑益

州土官安九鼎萬銓脅九鼎取阿聚及幼子殺之堂以是怨九鼎時相攻擊堂兵侵羅雄州境九鼎及祿位與羅雄土官者濬等各上書訟堂罪詔下雲貴四川撫按官會勘堂聽勘于車洪江具服罪願獻所劫府印并露益羅雄人口牲畜及侵地乞貸死時位及弟僕已前歿官府因訊祿氏所當襲者堂以已幼子詭名祿哲以報據府印如故復與九鼎治兵相攻九鼎訴之雲南巡撫游居敬謂堂怙亂請致討且自詭當率所部爲前鋒必禽堂以獻居敬信之遂上疏言堂稔惡不悛請專意進勦爲地方除害下兵部議請行川貴撫按會勘具奏如

必不可赦然後討之報可 乙亥總督浙直胡宗憲上  
疏請得節制三省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從  
之尋晉宗憲兵部尙書 壬午山西三關饑詔發太倉  
銀八萬兩以七萬給軍餉一萬振饑民 壬辰盜入廣  
東博羅縣殺知縣舒頤 癸巳復閒住南京國子監祭  
酒鄒守益原官致仕初守益以九席災上書忤旨遂落  
職至是以其子刑部主事鄒善之請復之守益天資純  
粹出王守仁之門守仁嘗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謙之近之矣里居日事講學四方從游者踵至學者稱  
東廓先生 是月以兵部侍郎閔煦爲刑部尙書代鄭

曉也復起原任兵部尙書王邦瑞協理京營戎政邦瑞坐罷十年會京營乏人上曰非邦瑞不可乃起故官

六月壬寅給事中羅嘉賓等查覈倭寇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需之數因劾故尙書趙文華以十萬四千計總

督都御史周琬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原任福建

巡撫阮鶚五萬八千

按異明史胡宗憲傳言阮鶚所設盜軍餉浮于宗憲卽指此也其

他或以萬計或以數千計至有攘取軍餉公行賄賂者

竝宜逮問追贓上以宗憲功多不問尋宗憲奏辯言臣

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上以爲然更慰

諭之 秋七月乙丑朔巴圖爾

卽老把都爾譯見前擁衆犯薊西

游擊胡鎮擊却之。庚午大同總兵劉漢復襲北寇于

豐州搗其巢豐州者卽富趙全等所築板升以自衛者

也。事見三十四年時諳達等西掠留所部千餘人于豐州全富

皆居板升主其謀漢欲乘隙取之謀于巡撫李文進及

原任總兵官俞大猷乃遣參將王孟夏等率銳卒三千

緣夜疾馳昧爽抵豐州鼓譟奮擊禽斬一百五十餘人

焚板升畧盡惟富已隨寇帳他徙全亦遁免捷聞亟命

兵部議賞功之典初大猷被逮錦衣都督陸炳與之善

密以已資投嚴世蕃解其獄會論平汪直功許錄用炳

勸之立功塞上文進素習其才與籌軍事至是以功復

其世職 是月南京糧儲都御史章渙言中原之患妖  
民盜賊二者而已南倭北虜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  
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破散奸謀調護  
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失之基因  
條上八事其六選良吏謂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  
良吏者聖明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欲清中原必先清吏  
治七處宗藩謂中原事故何預于宗藩然王府者省城  
之主省城者四方之綱今河南諸宗餓莩已甚若使處  
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爲皇家藩屏何憂羣盜八議黃  
河謂黃河衝決其勢必興大工大工興則聚衆必至數

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畧中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謀而毋爲目前倖免之計疏入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徵斂繁急貪吏肆行冰涼荐至民不堪命往往聚而爲盜初河南人謠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于是歸德之睢州彰德之林縣盜賊初起皆以謠言久而無驗仍復解散煥先巡撫河南目擊其事旣而緝捕無端倪心益憂之至是得代乃上疏請經畧中原言雖不敢盡而不數十年中原羣盜四起卒如其言

致異章煥此疏諸書

不載今據實錄增入明以流寇心天下換其先幾之預見者竝爲後文下獄張本

八月戊戌



胡宗憲復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名曰玉龜仙芝禮部  
請謝元告庶許之賚宗憲銀幣加等竝賜金鶴衣一襲  
宗憲性喜賓客招致東南才學士如山陰徐渭歸安茅  
坤及欵之余寅郵之沈明臣同入幕府用是名日起其  
獻白鹿也渭爲之草表上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  
兵好奇計宗憲禽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  
佯狂自廢卒 己亥福建叛兵三百餘人自沙縣將樂  
攻泰甯縣破之守備王址百戶戴權皆戰死賊遂流入  
江西界官兵擊之遁去先是閩中以倭亂召募廩兵後  
以犒賞不贖所欲遂有是變 是月以南京工部尙書

潘恩爲刑部尙書。九月庚午，諸達自大同衛入山西，犯朔州川屯，數日以三百餘騎夜襲廣武，攻墻不克，遂循代州轉掠五臺、崞縣，出甯武關北遁。壬辰，免湖廣

被災稅糧。

是月，濟農部落復寇陝西米脂等縣，官軍

擊却之。先是，寇犯山西，甫解嚴，而陝西報警，上以問尙

書楊博，博以爲此河西之寇，自延綏入犯，已行守臣專

督延安兵防本鎮，又行陝西總督郭乾調花馬池及固

原兵赴援，計此時已出關久矣。是時上憂邊甚，博每先

事預防，故上尤倚重之。

攷：據楊博原奏，北寇在九邊以河爲界，河以西爲延綏、甯夏。

每秋入寇者，乃吉囊部落，河以東爲山西宣大，每秋入犯者，乃俺答、黃台吉部落。云云。蓋博所指者，吉囊之衆。

故以爲河  
西今據之

冬十月癸巳免陝西被災稅糧

乙未逮

雲南巡撫游居敬至京師先是東川之亂行川貴撫按會勘而居敬不俟命遽調土漢兵五萬餘進勦雲南承平久一旦兵動費用不貲賦歛百出諸軍衛及有司土官舍等乘之爲姦利遠近騷動巡按王大任言逆堂奪印謀官法所必誅第彼猶借朝廷之印以約土蠻昌祿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四川之差稅辦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其與九鼎治兵相攻彼此俱屬有罪居敬乃信一偏之詭辭違會勘之明旨輕動大眾恐生意外患且外謗藉藉謂居敬入九鼎重賄欲

爲雪怨及受各土官賂讓盜帑積皆有實蹟請亟罷居  
敬暫停征勦爲便乃命逮居敬時堂聞大兵至東川逃  
深箐諸將分兵于新舊諸城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  
屠掠 壬寅諭輔臣嚴嵩等以景王府成當遵祖宗制  
令之國于是吏部請設王府官僚工部請遣官經理德  
安府第俱報可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上  
以前太子不永遲之晚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時竝  
居外邸居處衣服無別景王年少左右懷窺覬語漸聞  
中外頗有異論至是忽夜半中旨換頒京師士民無不  
躍躍稱慶

攷異景王之國在明年實錄系之是月蓋傳諭閣臣之日也今據書之

戊申

免畿內被災稅糧仍以臨清德州天津三倉米一萬石  
振之十一月甲子逮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章渙至  
京師初南京兵變吏部請改督儲憲職遂以命渙渙自  
淮安督漕運過淮遷延數月仍假道過家于是南京給  
事中馬負圖等言國家近以留都兵變百姓驚疑而渙  
不畏簡書逗留半歲未有視事之日請賜罷斥以儆怠  
曠疏入上以渙所奏經畧中原語近欺謗特命逮之下  
三法司擬罪于是刑部尚書潘恩坐衝突儀仗爰行奏  
訴律論遣戍渙竟死于戍所丙戌冬至祀天子園丘  
朱希忠攝行是月真人陶仲文錦衣都督陸炳俱死

仲文以方術事上被恩寵不次遷擢前後幾二十年竟以考終死後贈謚賻賜恩禮有加自來方士所未有也炳與嚴嵩比嵩父子盡攬六曹事炳無所不關說文武大吏爭走其門歲入不貲然亦頗周旋善類時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未嘗構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隆慶改元始奉遺詔奪仲文官削炳籍 十二月丁酉祈雪 己亥以京師嚴寒貧民多凍餓死者詔發倉米萬石爲糜振之又命五城瘞暴骸 是月土蠻犯遼東海州東勝堡指揮李元勲死之 是歲福建之倭流劫各州縣加以奸民乘間迭起遂有大埔之害賊南灣之水

賊尤溪之山賊龍岩之礦賊南靖永定等處之流賊無不蠶起而窘賊張璉等最強福建巡撫劉燾應接不暇惟椎牛饗賊擁衆自衛而已報功既多不實而所募廣兵復扣給行糧以致兵與盜合所過無不殘破者官兵每戰輒敗惟報効把總沈講率水兵遇賊于馬溪俘斬數百人力盡死之至是胡宗憲以聞僅奪燾俸仍令戴罪勦賊

四十年春正月壬戌朔不御殿 丙寅濟農部落自河

西踏水渡河寇掠山西五花營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

戰死

攷明史及實錄但書寇搆去年揚博奏河西之寇皆濟農部落也今據書之

戊子振

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饑從巡按御史鄭存仁之請也。是月御史潘季馴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法先計州縣之衝僻以爲用度之繁簡令民各隨丁力輸銀于官每遇供應過客及一切公費官爲發銀使吏胥老人承買其里長止于在官勾攝公務甲首則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季馴自以報代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南去京師絕遠近日牧民者視爲利藪屠剝萬狀小民怨咨不能上達則相聚爲盜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構杙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



常多怨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既怨而動矣若非奉明旨  
丁甯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戶部請以其言行之通  
省如法遵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二月辛  
卯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欽天監以爲與不食同  
已而禮部尙書吳山以救護禮畢報上大怒山引罪上  
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于是給事中李東華等  
劾山請與同罪上乃責山賈直沽名停東華俸嚴嵩言  
罪在部臣乃贖東華等命姑識山罪 振山東濟南等  
六府饑發臨德二倉米三萬石徐州倉米二萬石給之  
丁未景王載圳之園于德安 己酉大風揚塵蔽天

璽晦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者以爲兵火似不可以常  
視其傳諭尙書楊博內戒奸凶外嚴邊備 是月以故  
趙王厚煜自縊死歸罪于彰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  
雨遠至京師初趙有宗人輔國將軍祐棨等數犯法與  
有司爲難厚煜頗庇之而祐棨卒得罪其後有司益務  
以事裁抑諸宗洛川王翊鏘奴與時雨之隸爭瓜而毆  
時雨捕王奴厚煜求解不得竟諭奴充軍未幾宗室數  
十人索祿米有司不予時雨復以宗室毆官白于汝礪  
汝礪因盡捕各府人厚煜由是忿恚竟自縊死時三十  
九年十月也至是厚煜子成臯王載堉疏聞于朝下法

司按問汝礪坐戍邊時雨論死械河南市斬之先是厚  
煜暴卒外議洵洵有侵及成臯王及王妃張氏者載堦  
大懼乃奏府縣威逼王致死法司論罪如律時以爲寃

獄云

攷異摺實錄所載言數日前有見王咄咄自語若有所恨者殆爲妃與成臯王然其事祕外間莫知

也明史諸王傳所載第摺爰書而實錄所記似當時已有傳聞故以爲寃蓋爭祿事本微淺又出宗室人等于王無預不應恚忿輕生此似得之今

前段摺明史本傳後段參實錄書之

三月壬戌命戶

部發米一萬二千石振京師饑民 癸亥廣東惠潮山

賊作亂賊首黃啟薦等擁衆數千流劫海豐碣石歸善

等縣攻破甲子門巡檢司殺百戶魏祚詔撫按官督兵

撲勦其脅從人等隨宜招撫 乙亥罷吏部尙書吳鵬

禮部尙書吳山初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欲與爲婚  
姻不可遂與嵩父子有隙上欲用山內閣嵩陰沮之會  
因日食救護吏科梁夢龍等見上怒山甚欲劾之而山  
直諫有時望鵬在吏部凡百官進退一聽命于世蕃中  
外人心無不鄙薄憤恨于是以山與鵬並劾之詔鵬致

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甚快鵬之去云

致異明史  
山傳言三

十九年之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知帝激于  
郭希顏疏欲規人心諷山留玉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  
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司禮監黃錦竊語山曰公他日得  
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按實錄景王之國乃夜  
半出自中旨非迫于廷臣之請而是時嚴嵩方欲擠山  
豈肯勸之留王使以希指得上者傳中云云疑出野  
史臆度之詞今不取吳山係高安人與十二年  
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姓名同彼乃吳縣人

丙子

太白晝見踰月方沒凡二十四日 是月改歐陽必進

爲吏部尙書必進前任工部尙書是年二月以周延卒

改左都御史代之至是又遷吏部改刑部尙書潘恩爲

左都御史又特旨陞吏部侍郎袁煒爲禮部尙書初嚴

嵩以日食不見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爲言尙書吳山

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至是山旣罷遂以煒代

之尋命入直西苑恭撰元修 夏四月壬辰京師疫上

以所發米粥藥餌有司給散非法切責之又以流民來

京數多發京倉米四千石內庫制錢三百萬給貧民歸

費仍視道里遠近以爲多寡之差 癸巳大風雨黃土

晝晦上以旱暵風霾敕羣臣修省三日仍行順天府禱

雨 丁未振山西饑 是月以吏部侍郎馮天馭爲刑

部尙書代潘恩也初吳山罷天馭及袁煒以署印題請

特旨陞煒而以天馭暫攝部事至是煒任禮部乃陞天

馭于刑部 五月乙亥大學士李本以母喪去嚴嵩爲

其母楊氏請賜祭葬仍遣官馳驛護歸 丁丑御史唐

繼祿以旱蠲上修省十事一撫綏流民二捍禦邊境三

禁戢驕縱四經理租賦五痛抑侈靡六調停催科七權

宜振卹八裁革納級九量免入覲十黜罰奸庸其黜罰

奸庸一事欲令京堂官俱自陳其餘聽部院考察去留

疏入報可于是內閣嚴嵩徐階各上疏自陳求罷優詔  
慰留 是月東川叛夷阿堂伏誅初堂聞大兵至東川  
逃匿深箐時出寇掠至是營長者阿易謀于堂之心腹  
毋勒阿濟等掩殺堂于戛來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禽  
哲時年八歲爭雖定而府印不知所在于是安萬銓取  
東川府經懋印畀祿位妻甯著署之以照磨印畀羅雄  
土官者濬而以甯著女妻者濬子仍留水西兵三千于  
東川爲甯著防衛水西與東川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  
議者謂其有陰據東川之志巡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  
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該府三印悉爲土官部置請通敕

川貴總督及鎮巡官按究各土官私擅標署之罪并訪  
祿氏支派之宜立與所以處阿哲者部覆報可 閏月

戊戌嚴嵩妻歐陽氏卒上以嵩夫婦並八十不多有命  
禮部議厚卹世蕃當護喪歸嵩以年老請留侍京邸許  
之令嵩孫鵠歸治葬事嵩雖警敏能先意揣上指然上  
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  
嵩既耄昏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白東樓東  
樓世蕃別號也至是乃有是請 丙辰流賊犯江西泰  
和縣清軍副使汪一中分巡僉事王應時督官軍禦之  
于鶴朝鎮部署未定賊五路掩至我軍驚走一中及指



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鼎等俱被殺應時爲賊所執數日贖還 是月四川容山土舍張問韓甸等糾合川貴

生苗等作亂侵及湖廣境貴州總兵石邦憲督諸軍討之斬獲百餘人乘勝入其巢會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勳百戶魏國相等中伏死之 六月壬申山西太原大

同等府陝西榆林甯夏固原等處各地震有聲甯固尤

甚城垣墩臺房屋皆圯壓死軍民無算蘭州莊浪天鼓

鳴致異明史五行志作壬午午字蓋申字之誤也今據實錄改 乙亥發太倉銀十

五萬兩差憲臣一員赴宣大二鎮收糴以備來歲客兵餉需復發大同主兵銀三萬兩宣府遼東各二萬兩山

西延綏甯夏固原甘肅薊州密雲各一萬兩山西客兵  
銀二萬兩延綏薊州密雲昌平易州客兵銀各一萬兩  
令管糧官收糴以實邊儲 是月總督薊遼保定尙書  
許論罷論奏密雲昌平二鎮防秋須餉銀三十餘萬給  
事中鄭茂言論奏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乃詔論回籍  
聽勘未幾給事中鄧棟往覈具得虛冒狀奪官閒住論  
與故大學士讚皆故吏部尙書許進之子兄弟竝列顯  
要值嚴嵩柄政讚在內閣無可否以年老落職歸論主  
兵部將帥黜陟兵機進止一聽世蕃指揮聲望由此日  
損云 給事中梁夢龍等以李本憂去請簡閣臣疏薦

五六人上不悅曰此窺測沮間耳奪夢龍俸半年餘二月一月有差刑部尙書馮天馭罷令閒住以給事中侯廷柱劾其庸鄙故也踰月以南京尙書蔡雲程代之秋七月己丑朔日食欽天監奏是日日食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禮部尙書袁煒乃阿上意言陛下父事天兄事日是以太陽晶呀氛禋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上大喜未幾遂入閣己亥發太倉銀二萬兩振遼東又以江南水患饑荒詔留蘇松常鎮四府開納事例銀竝許墅北新兩關船料銀備振巡按江西福建御史段顧言以鶴朝之敗因言贛州一府

爲江西全省門戶自龍南安遠相繼激變而撫臣漫不  
省聞以致今日寇石城明日寇瑞金又明日寇南安寇  
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矣先是南康之戰典史王  
允相死之贛縣攸鎮之戰百戶程寵死之今泰和之戰  
又有副使指揮諸臣同時戰沒

事見上

此皆由門戶失防

故寇得深入當坐南贛巡撫而江西撫臣及福建撫臣  
亦宜分別議處請假江西撫臣以提督軍務職銜給以  
旗牌使得號令其下仍責三省撫臣僇力平賊詔嚴議  
諸臣失事罪命浙直總督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  
援江西巡撫暫加兼理軍務竝贈卹汪一中王應鵬等

賜祭葬立祠 壬寅江西賊攻玉山縣縱火屠掠空其城而去尋攻永豐縣陷之

攷異江西有兩永豐此屬廣信府卽今之廣豐縣

庚戌諳達犯宣府副總兵馬芳禦却之 是月福建巡

按御史李廷龍言山賊四起與福興漳泉殘倭聲勢相倚自建甯以北福甯以南無處不爲盜藪加以江西之賊流入閩界乞救江西福建及兩廣三省撫臣會勦從之 八月壬戌南京御史林潤劾總理鹽法鄢懋卿貪冒五罪一需索屬官餽遺巨萬二受狀取富民財三寘會日費千金四虐殺平民五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懋卿疏辨仍令照舊供職懋卿倚嚴嵩勢所至市權納

賄氣燄熏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駭時漭安知縣海瑞供帳簡薄托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崔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

巡鹽御史袁漭劾之俱削籍與瑕故尙書韜子也

攷異海瑞

霍與瑕爲袁漭所劾俱削籍此据三編書之證之明史本傳則言瑞時已推嘉興通判坐謫與國州判官無削籍事附識 辛未太白晝見 壬申上以秋防邊務爲其異于此

憂令輔臣嚴嵩等詢尙書楊博以守禦之宜博言今之九邊以薊鎮爲重近入窺大同鎮川堡者皆諳達之別

部而其酋諳達鴻台吉

舊鴻台吉作黃

巴圖爾之衆皆潛形不露

竊恐其謀窺薊鎮乃上便宜六事大畧以大同宣府爲

關南之緊要宜令兩鎮不分彼此相機策應所需主客  
兵餉毋使缺乏但使虜馬不能入關卽爲首功上是其  
言諭戶部于年例外加發餉金四萬兩以備緩急 九  
月戊子廣東三饒山賊張燧等襲福建南靖縣城入之  
燔燒縣學倉庫 癸巳廣甯把總吳庶千戶卽松以二  
百兵防護解餉經歷王鑰魯亨至海州新臺遇寇劫所  
齎修邊銀八百兩殺鑰及亨庶松亦戰沒巡撫吉澄以  
聞詔逮問守堡指揮佟承祚等 庚子諳達犯居庸關  
參將胡鎮禦却之 辛丑廣東山賊自江西流入福建  
界攻崇安縣陷之轉掠至浙江犯龍泉縣 蘇松常鎮

杭嘉湖七府大水平地水深數尺詔撫臣破例振之竝

免本年秋糧 甲辰以陝西固原甯夏地震命發太倉

銀八千兩及留本省事例銀三千兩振之 壬子免畿

內被災稅糧 冬十月丁卯閩廣流賊自邵武轉掠江

西之鉛山貴溪等處總督胡宗憲檄參將戚繼光自浙

江引兵赴援敗賊于上坊禽斬六百人賊奔建甯還攻

陷宜黃縣爲南贛兵所敗始遁 癸未禮部彙奏四方

進芝共七百六十九本其五色盈尺者尙不多得請申

諭明年加意取採從之 是月海寇破福建甯德縣參

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死之 十一月壬辰冬至祀天



于園丘朱希忠攝行 甲午加禮部尙書袁煒太子太保改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煒本以青詞得上眷故入直西苑後不數月卽有是命 庚

子吏部尙書歐陽必進致仕以會推禮部尙書不稱旨也先是上命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郭朴回部管事至是必進罷遂改朴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 庚戌濟

農部以二萬餘騎拆墻入犯甯夏進逼固原數日始引去效異寶錄但書虜茲據明史本紀卽河西寇也今從之 辛亥永壽宮災宮在

西苑成祖舊官也上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上

乃暫御玉熙宮

〔攷〕異明史本紀及諸書皆稱萬壽宮災

蓋世宗以災改建始易名萬壽也三編作永壽目云徐階請以三殿大工餘木趨治永壽宮百日工就徙居之命曰萬壽宮今

拈三編書之

十二月丙辰朔以永壽宮災遣英國

公張溶等祭告郊庠社稷先是禮臣請詔告天下百官修省上曰此非正朝乃朕奉元修所居招災致異朕之尤也令已之 丁巳工部尙書雷禮言玉熙宮殿湫隘且地曠近水非可久御請及時營繕永壽宮先是公卿大臣欲請上還大內嚴高復以徙居南城爲言上皆不懌大學士徐階因請以三殿大工之餘材趨治永壽宮故工部希指奏之

三編發明曰嘉靖不御大內公卿大臣皆知其非是  
意欲請而不敢言適當所居永壽火災之後正可藉  
詞請歸大內此嚴嵩與徐階同爲職所當言之事也  
乃嵩旣以徙居南城爲對已爲希合不居大內之指  
階復以三殿大工餘材趣治尤屬巧于逢迎蓋是時  
嵩已爲階所中故事事欲與相反以自表其才識卽  
爲爭權邀寵之圖于此已見一端矣史謂階雖任智  
數要爲不失其正此概論其生平耳若以此一事觀  
之豈惟智數是尙又甯得謂不詭于正哉

丙寅巴圖爾犯遼東陷蓋州指揮楊世武等死之 庚

午免湖廣承天等府被災稅糧 辛未贈江西副使汪

一中妻程氏爲淑人命有司建坊立祠祀之初一中陣

亡程氏痛其夫死于非命扶櫬至家絕粒死巡按御史

以聞故旌之 壬申以冬深無雪上親禱于宮內遣官

祭告 是月以江西上坊之捷賞胡宗憲戚繼光等銀

幣巡按御史段顧言言江西用兵連勝地方小安但今

巨寇尙未捕滅其一卽泰和殺汪副使之寇一攻新淦

清江之寇一陷崇仁之寇而羣盜聞風迭出于湖之東

西者復不下數十輩近山賊張璉等亦聞睥睨江西蓋

謀未發不當以目前小勝遂謂無事况諸賊聲勢相倚

而三省心力不齊互相推諉以送賊出境爲得計故大功不成上乃申飭督撫諸臣嚴覈功罪兵部議贈卹陣亡檢校劉秉仁典史林文等從之

四十一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御殿 壬辰大風揚塵蔽空 丙申京師地震 丙午免江西被寇州縣稅糧又免南直隸淮安府被災稅糧 是月以吏部侍郎嚴訥爲禮部尙書以袁燁入閣且改戶部也 初寇犯大同執守備劉晉臣去至是晉臣亡歸稱去年十一月初十日叛人丘富死于板升其黨趙全周元等焚而瘞其骨兵部因言逆賊天誅實賴元祐請行告謝禮從之 江

西寇盜充斥巡撫楊伊志爲巡按段顧言所劾遂罷之

陞布政使胡松爲江西巡撫至是松條陳軍政五事又

奏設南昌南豐萬安三營皆報可

攷異明史有兩胡松一績溪人以與仇鸞

議邊事不合引疾歸此胡松爲涿州人俱見傳中 二月辛酉詔罷親耕親蠶

禮初上于耕蠶二禮久不親行然每歲禮官猶以故事

請因命戶部官祭先農女官祭先蠶至是以爲虛文竝

罷之令所司勿復奏 壬戌福建同安倭夜襲破永甯

衛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填千戶蔡朝陽降之 己卯提

督兩廣侍郎張臬奏逆賊張璉等勢甚猖獗延蔓三省

請調集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會兵進勦從之璉本饒

平縣之烏石村人以歐死族人懼誅亡命入窖賊鄭八  
蕭雪峯黨後八死璉與雪峯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强知  
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以冠帶璉益驕甚與雪  
峯合兵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甯都瑞金等處又攻  
陷南靖等城其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有司未敢訟  
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師至是臬等始議  
大征之 是月嚴嵩孫錦衣都指揮僉事鵠獻玉兔一  
靈芝六十四本方士藍道行獻瑞龜詔遣官獻太厝羣  
臣表賀 三月庚寅貴州總兵官石邦憲奏平容山之  
亂禽韓甸誅之甸糾衆橫行湖貴境官司不能制且二

十餘年至是始以提聞詔自邦憲以下各給賞陞俸有

差 陝西甯夏地震邊牆傾圮詔發太倉銀二萬二千

兩充修築及振濟之費 辛卯玉兔生子二禮官請謝

元告庶許之廷臣俱上表稱賀 壬寅賜申時行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致異申時行初冒徐姓登第故實錄

行傳絕不及其初姓亦不叙其家世傳言長洲人而明

人紀載皆稱申吳縣證之題名碑及明貢舉攷皆書直

隸吳縣人疑卽初姓之籍貫也明史列傳于改姓事皆

不諱故黃觀登一甲第一人初從許姓亦見傳中而時

行初從徐姓傳竟軼之然實錄及題名碑固非野史之比也今附議之 己酉新作西苑

宮成上卽日移居之命曰萬壽宮初大學士徐階請治

鍊壽宮可計月而就上悅復命階子尙寶丞璠兼工部



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至是以階忠進少師兼支尙

書俸璠亦超擢太常少卿自是嚴嵩乃日屈

夜撰此據明史徐階

傳三編目中本之證之實錄命名萬壽宮在四十四年三月則自改建後命名可證今悉據傳書之

是

月總督浙直胡宗憲請于南贛設副總兵官以吉安守

備屬之于建昌撫州設參將以鉛山守備屬之復設遊

擊于南昌省城而以鄱陽守備改爲參將令專練舟師

控制九江兵部議從之 增設甘肅茶馬司從巡撫都

御史鮑承慶之請也承蔭議于甘肅適中之地設之令

招商茶易番馬仍以四川保甯茶課全徵本色助之報

可 夏四月庚申土默特

即土蠻譯見前

犯遼東攻東關驛錦

川營破之巡撫吉澄以聞請如往年大同故事特遣重臣調發兵糧救援上詢之楊博乃以兵部侍郎葛緒兼僉都御史往督視軍情 丙寅以入夏少雨大風揚塵上親禱于禁中遣官祭告壇席 癸酉陝西鄜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上大悅遣官告太廟投金太醫院御醫 甲戌玉兔又生二子復建謝典告席如初 五月丁亥命南京都督僉事劉顯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南嶺參將俞大猷副之一應戰守事宜悉聽三臣會同督撫協謀勦賊仍令江西紀功御史段顧言兼襄陽廣東功罪以聞從兵部尚書楊博議也 庚寅去默特復犯邊

東副總兵黑春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軍從之敵大敗棄其輜重鎧甲而遁 乙未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奏廣東三饒賊乎初聞廣討賊積年不能平乃移鎮竄參將俞大猷于南贛會兵進勦時胡宗憲兼制江西知張璉遠出檄大猷急擊之大猷謂宜以潛師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失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璉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有奇賊懼不出復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禽之并禽蕭雪峯散其脅從者二萬不僇一人是役也 廣人攘其功而大猷不與之校以是賞獨薄云

攷異大猷平三

饒賊功實錄不著今  
據明史本傳書之

壬寅嚴嵩罷下嵩子世蕃于獄

初世蕃留京邸以居喪不得入直嵩遇票擬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荅中使相繼趣嵩嵩不得已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漸失上歡會上以營萬壽宮方嚮次輔徐階顧問多不及嵩卽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故惡嵩上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因詐爲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上問上仙何不殛之荅曰留待皇帝自殛上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方避雨內侍家偵希之因抗疏專劾世蕃其畧曰世蕃憑

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貴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二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贓賄爲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中嚴年尤爲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置

良田宅于南京揚州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  
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猶有異者往  
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  
爲扶櫬南旋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  
姬妾屢舞高歌日以繼夕至于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職  
穢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  
經諸司悉望風奉承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  
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  
掎克日棘改以賄成官以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  
脂膏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

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臣請斬世蕃首以示爲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而溺愛惡子弄權黷貨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疏入上猶降旨慰嵩而以嵩溺愛世蕃負眷倚令致仕馳驛歸有司歲給米百石世蕃旣下獄嵩爲請罪求解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鶴鴻客羅龍文戍遠邊其疏內有名人等悉逮送鎮撫司拷訊從之特宥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 丙午下方士藍道行于獄嚴嵩旣得罪上追思其贊元功意忽忽不樂乃諭輔臣徐階等欲

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等極陳不可上曰卿等不欲必皆奉君命同輔元修乃可又曰今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乃密賂上左右各千萬金令發道行陰事于是道行遂得罪應龍懼不敢赴任賴徐階調護始視事 己酉免

淮揚二府被災稅糧 壬子土默特復犯遼東攻鳳皇城不克轉掠湯站堡副總兵黑春引兵逆戰敵佯敗走春乘勝追擊陷伏中寇素稔春驍將圍之數重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事聞贈春都督同知蔭子世襲並令有司立祠死所祀之

致異黑春敗寇及死同在是月俱見本紀而體



韋傳誤記春死于是年冬疑  
冬字衍文今据本紀月日

是月刑部尚書蔡雲程

致仕以吏部侍郎張永明陞任代之 六月甲寅總督

宣大尚書江東上言禦寇之策以保全邊堡爲第一而

邊堡之所以保全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邊各營選調

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屯

田耕牧使有警足以相保相助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

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

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者言之而可以行

行之而可以成成之而可以久無出于此夫也羊補牢

固爲已晚方病蓄艾尙猶可及惟陛下寬其文法使得

稍效萬一疏入兵部議從之 庚午廣東捷聞兵部請  
以賊首張璉蕭雪峰械送京師獻俘正罪上諭內閣曰  
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趙文華以假賊冒功爲此欺飾  
耳此等草賊就地梟之亦足以洩民憤自是遂罷獻俘  
是月廣東道御史鄭洛劾大理寺卿萬宗總理鹽政  
鄂懋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嚴嵩之黨朋比奸賊有跡  
請逮治詔宗懋卿皆閒住降虞龍爲四川按察使僉事  
秋七月癸巳戶部奉旨集廷臣議上理財之策凡十  
四事其要在于省兵食上以近年邊餉侵冒多端特敕  
各撫按官正已率屬嚴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及該科參

治 戊戌王兔又各生子癸卯西苑產嘉禾一莖三穗者二雙穗者三十一皆循故事告庶表賀以爲常 八月丁巳加戶部尙書高燿太子少保初上諭內閣自訪取龍涎香以來二十餘年所上未及數斤輒以去冬燿于火傳諭尙書高燿設法取用戶部請遣官購于閩廣至是燿以上需之急從禁中購得八兩以萬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命給價銀七百六十兩遂有是命燿以賄嚴世蕃躐主戶部以貪賄聞世蕃旣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以爲固位之計時論鄙之

三編發明曰古來患得患失之夫其于貧緣倖進巧

售計術蓋無所不至而必有左右近侍之人爲之導引而密示其機乃得以施其伎倆高耀之以龍涎進也何由而知大內之無此又何由而知索此之甚急即使知慶節建醮在所必需又何由而知宦寺中有密藏此者物以類感僉邪之聲氣自有默然相通者耀仍以其結世蕃之術結宦官故遂以其躒司農之伎躒少保而嘉靖適顛倒于其局中而懵然罔覺耳乙丑詔重錄永樂大典初三殿災文樓藏永樂大典其帙甚鉅上聞變趣命左右登文樓出之甲夜中傳諭三四是書遂得不燬至是欲重錄其副貯之他所以備不

虞乃諭內閣徐階等曰及此秋涼可理也于是禮部集  
儒士程道南等百餘人就史館分錄選各色善楷書人  
命禮部左侍郎高拱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張居正  
各解原務入館校錄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左  
諭德兼侍講瞿景淳充總校官居正以中允兼翰林院  
編修同修撰林燦丁士美徐時行編修呂昊王希烈張  
四維陶大臨檢討吳可行馬自強充分校官燦故南京  
尚書瀚之孫徐時行卽是年登第申時行之初姓也攷  
修永樂大典事見十一卷永樂五年十一月謹按四  
庫書提要言永樂大典書成命復寫一部發詣梓以永  
樂七年十月訖工後以工費浩繁而罷定都北京以後  
移貯文樓中註觀齡之嘉靖四十一年遷禮部儒士程

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至  
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于南京樞密謁其正本貯文  
淵閣副本貯皇史宬駐紮觀儲明祚既傾南京原本  
與皇史宬副本並燬今貯翰林院庫者卽文淵閣正本  
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一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爲全部  
皆佚蓋傳闕未宦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九百三  
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並合明實錄作二萬二千二百一  
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亦字畫之誤  
也按嘉靖四十一年所錄據實錄言帝命重錄一部貯  
之他所以備不虞三編亦以爲重錄其副貯之他本  
間竝錄正副二本而提要以爲歸之南京者似卽正本  
蓋仍在京師未歸故劉若愚酌中志以爲新舊二本不  
知藏于何處而春明夢餘錄以爲正本貯文淵閣副本  
貯皇史宬皆正副二本之雀證至提要謂今所存之翰  
林院庫者係文淵閣正本而據全祖望校永樂大典  
典記中則以爲皇史宬本傳聞異詞竝詳攷證中

九

月壬午朔三殿成遣官祭告郊廟初三殿災上以殿名  
奉天非題扁所宜用敕禮部議之部臣會議言皇祖肇

造之初名曰奉天者昭揭以示虔爾然臨御之際坐而  
視朝亦似未安于是重建奉天門成更名曰大朝門至  
是更名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  
曰歸極大朝門曰皇極東角門曰宏政西角門曰宣治  
又改乾清宮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門曰義  
平先是部臣欲仍用奉天字議以天字擡寫上謂不雅  
乃取尚書洪範語竝改大朝門曰皇極門攷異據明史  
輿服志改奉  
天門爲大朝門在三十七年證之實錄是年三殿成定  
改奉天殿爲皇極殿乃更易奉天門曰皇極門明史與  
服志不具今摺實錄  
茲初改再改書之 甲申百官表賀頒詔天下 七

未太白晝見 丁酉御史顏鯨言本年自畿甸以至河  
之南北山之東西歲皆豐稔宜敕各省廣儲糴本增設  
便民倉請免解贓罰銀兩及發內帑以爲糴穀之需部  
議從之詔發帑錢七百萬糴穀運入京通二倉其在外  
贓罰銀兩均以充糴穀入倉之用 戊戌詔工部侍郎  
劉伯躍南京刑部侍郎何遷南京通政胡汝霖南京光  
祿少卿白啟常原任湖廣巡撫張雨廣西按察副使袁  
應樞右春坊諭德唐汝楫南京太常管祭酒事王材俱  
革職閒住坐嚴嵩父子黨也伯躍女適嵩之甥應樞則  
嵩壻也遷撫江右厚欽以遺嵩父子汝霖雨貪肆倚嵩



芘之啟常匿喪遷光祿爲世蕃狎客至以粉墨塗面博其歡笑汝楫以父龍故媚嵩及第嵩亦以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房交通請託至是嵩敗以給事中趙灼沈澗陳瓚等交劾同時罷去士論快之 己亥給事中張鳴瑞奏劾已故三邊總督魏謙吉及原任福建巡撫王詢皆以詔事嚴嵩父子進用詔追奪謙吉贈蔭詢削籍 丙午戶科給事中何燧條陳五事其第一爲寬民力謂近日有司惟事誅求民不堪命卽以南直隸言之軍民有加派養兵銀兩矣工部有坐派料價矣而軍門之外復有操江之募兵兵備道之壯丁府州縣之鄉兵料

價之外復有採木顏料等費預徵勸借名目而當事者  
又或以停尙徵或指一科十俱宜嚴行裁革仍以明年  
爲始將民間額辦錢糧定數派納家給一信票官民如  
票奉行有別立名色者罪之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  
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法以  
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及倭患  
漸平烽建議裁革加派其後應天巡撫周如斗亦以爲  
言部議從之而提編之額卒不減 是月左都御史潘  
恩致仕改刑部尙書張永明代之 冬十月辛酉副總  
兵俞大猷攻程鄉之賊敗之初江西盜熾大猷會巡撫

胡松等迭次進勦稍稍平之而廣東程鄉之劇賊梁甯  
林朝義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大猷以副總兵協守  
南贛汀漳惠潮諸郡乃乘勝引兵夜襲甯巢甯懼而遁  
敗東洲于武平禽之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  
舉官軍乘積山無備捕斬之朝曦遁去 壬戌免南畿

被災秋糧 乙亥免江西被災秋糧 庚辰廣東官兵

追捕程鄉賊首林朝曦禽之朝曦遁入巢率其黨由間  
道攻程鄉城知縣徐甫宰以計遣主簿梁維棟說散其  
黨因嚴兵待之朝曦敗走官兵追至陰那山竝其弟朝  
敬俱就禽于是朝寇悉平 是月御史林潤言今天下

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藩然莫能定不易之策者懼佛宗室之心而重違祖制也今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計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夫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室蕃衍無休時此豈不可爲寒心哉顧時有所必變勢有所必通縱不能遽削于今日亦當定制于方來請令大臣科道集議于朝頒諭諸王示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大約兵荒蠲免存留幾何王府祿米所得及諸費幾何俾宗藩曉然于賦入有限費出不經然後徐議其宜博采衆論

斷自宸衷以定萬年可久之策疏下禮部覆議從之

刑科給事中陳瓚陳二事一請修閩廣江右諸城以備  
寇盜一言近日官吏多以嶺南富饒得肆漁獵雖卑如  
縣尉亦不惜重金求之噬民膏血無有已時故有張璉  
嘯聚之禍至如蘇松諸郡糧長之設始立空役而索其  
財已代逋負而償其數賦在坊長則有上官過客之費  
在庫役則有宴饋衙吏之需視富室如仇讐以科取爲  
故事卽吳粵二省而天下可知也乞敕撫按官嚴行究  
治弭盜之策無急于此疏下所司 以南京戶部尙書  
黃光昇爲刑部尙書代張永明也 十一月乙酉湖廣

御史尹校劾掌詹事府吏部侍郎董份前主戊午鄉試私其妻父尙書吳鵬之子紹真前列上以前秋事至此方劾非公也命份視事如故 詔求方書上晚年求方術益急時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帶銀幣乃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閣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是時嚴嵩已罷陶仲文藍道行之等或死或譴而上亦倦勤冀得天眷以祈長生故有是命 丁亥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總督胡宗憲黨嚴嵩及奸欺貪

淫十大罪疏下吏部請下巡按御史勘報上命錦衣衛  
械繫至京師于是浙直總督遂罷不補以左副都御史  
趙炳然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巡撫浙江 己丑免福

建被寇各州縣稅糧 丁酉冬至祀天于圜丘朱希忠

攝行 辛丑北寇數萬騎犯甯夏清水營副總兵王勳

戰死事聞贈勳都督同知賜蔭立祠祀之致異明史本紀言吉能韃

輶傳言諸達三編言錫林阿巴圖爾等今掘明史稿但以北寇書之 壬寅巡鹽御史徐

壙言兩淮餘鹽額徵六十萬兩後開工本鹽增至九十

萬總理鹽法郵懋卿復增至百萬每半年解銀五十萬

商人苦之夫正鹽之外又有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

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必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迭告鹽場滄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官追于商商追于竈逃凶日多弦急欲絕莫棘于此請敕戶部盡蠲增額每年仍以六十萬徵解俾可經久部議亦以爲然于是懋卿所增者悉罷之 己酉倭攻福建興化府陷之初倭自圍福州蔓延于興化奔突于漳州閩中迄無甯日是年復大舉犯福建先攻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是時自温州來者合連江諸倭攻陷甯甯政和甯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



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維時甯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營其中官軍守之踰年不能克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與化東南互爲聲援參將戚繼光承胡宗憲檄統浙江兵先擊橫嶼之賊克之破其巢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亦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時廣東總兵官劉顯自粵赴援與繼光連破賊賊幾盡繼光還浙江而新倭至者日益衆遂圍攻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

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  
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  
自倭躡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  
故大郡最繁富至是遠近震動事聞乃擢俞大猷爲福  
建總兵官繼光副之是時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  
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詔復起丁憂參政譚綸以  
原官兼按察司僉事與繼光統浙江兵會剿致異倭陷興化本末  
據明史俞斌二人傳參書之惟賊先攻邵武殺齊天祿  
據連江殺倪祿見實錄明年奏報中蓋福建巡撫游震  
得原奏之 庚戌免陝西被災秋糧 是月延綏總兵  
文今據增

官趙尙分部銳卒一由東路神木堡一由西路定襄營

竝出塞擊北寇于半坡山葭麥湖斬首百十九級 十  
二月胡宗憲至京師上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  
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羣邪所疾且初議獲汪直予  
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閒住